

青少年問題的省思

張酒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依據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各類犯罪案件的年齡層集中在14—17歲之間，其中以國中在學學生居多(楊肅民，民84)。犯罪的趨勢是低齡化，普遍化及嚴重化(中國時報，民77)。低齡化是指犯罪年齡向下延伸；普遍化是指出身自中產小康家庭的青少年也參與犯罪；嚴重化是指越來越嚴重的暴力犯罪，甚至殺人。其他還有麻藥、煙毒大幅增加及女性犯罪人數增高等等。這種情況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並試圖從各種不同觀點提出預防之道。

江南發教授大作「青少年中心主義與偏差行爲」從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觀點，對青少年偏差行爲的成因及預防提出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思考方向。青少年雖然已脫離兒童期準備運思階段的「自我中心」思維方式，但是仍然會陷入青少年期的「自我中心主義」。這種自我中心主義表現在青少年的「假想觀眾」(或譯想像觀眾)和「個人不朽」(或譯個人神話)二種虛構的思維方式上。這二種思維方式都會有負面的作用，可能造成青少年偏差的行爲，甚或帶來不幸的後果。

我們的社會及學校教育對青少年期的「自我中心主義」能否提供合宜的協助？答案似乎不樂觀。富裕的工商社會反而可能成爲某些青少年偏差行爲及犯罪溫床。即使舉辦「成人禮」以使青少年有已成人的感受與榮譽，但形式仍重於實質。早期的「成人禮」是與當時的社會結構互相結合，青少年完成「成人禮」後即享有成人的身分與地位。今日青少年雖完成「成人禮」，但仍然是青少年，仍然不能具有成人的身分與地位，享有成人的權利，盡成人應盡的義務。至於學校教育的施教及活動方式對解除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義」仍然是助益不大。因此江教授在其大作中提出二個協助青少年渡過其「自我中心主義」思維方式的施教重點，即協助學生排除身體發展的困擾與協助學生增進社會認知能力。

青少年問題的成因相當複雜，問題的預防也可以從不同的方向來思考。江教授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義來思考青少年的偏差行爲並提供一些處理的策略。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思考方向。張春興教授(1994教育心理學)也曾提出假設說：「青少年問題病因根植於家庭，病象顯現於學校，病情惡化於社會」(34及152頁)。張教授是以家庭、學校、社會來思考青少年問題。另外有名的青年心理學者Rice (1990)則從科技、社會變遷、城市化、功利主義、大眾傳播及家庭解體等變項來思考青少年行爲。當然，在這次討論會中我們更歡迎各種不同觀點的討論。

參考資料：

楊肅民(民84) 中國時報元月五日第34版。

中國時報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一日第22版。

張春興(1994) 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東華書局。

Rice, F. P. (1990) The Adolescent: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 (6th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青少年自我中心主義與偏差行爲

盧明志

國中教師

林清玄有一次參加教育論壇時，曾說：「好的孩子教不壞，壞的孩子教不好」這樣就不用教了。但是後來我將之歸納—好的孩子，用的字眼是孩子；壞的孩子，用的字眼還是孩子。換句話說，每個孩子身上都有好的部分和壞的部分；也許教育的意義就是要把這些孩子身上好的部分保持、壞的部分盡量讓它不要彰顯，也不一定要改變，只要它能夠去取代就好了。

在國中裡面，現在上課可能跟小學不太一樣，現在國中上課我們稱爲鎮暴時間，可是又沒有鎮暴裝備。雖然江教授告訴我們：青少年都有個人神話及想像觀眾，可是老師一定會發覺，他們並沒有把我想像成老師，所以，每個老師碰到這些學生，進去都要先深呼吸、嘆一口氣，後來，我從青少年的犯罪報告裡面發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談青少年問題，可是一千個青少年裡面，當他發現行爲困擾，願意去找輔導老師的，只有四成；換句話說，有百分之六十幾，他都去找同儕，他們叫做幹架，如果你問青少年問題現在在校園裡面應該怎麼做，我只能說我們每個老師都很擔心；每個父母都很憂心；每個家裡有不良青少年的父母都很痛心。你擔心的是你怎麼去上課；你憂心的是我的孩子會不會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可是我們的父母大部分是見了就算、想了就算、說了就算；但是很少去做，原諒我講這句話比較重，也許今天是一個好的開始，因為有這麼好的教授告訴我們。也許小學可以，但是目前的國中到高中，如果智育主義不改、升學主義也沒有辦法改；要落實他們的社會技巧，以及如何與別人相處的方法，通通都不可行，學校課程不教這個，老師也不談這個，看到學生抽煙，沒有想到想像觀眾，也不會個人神話，他只會避之惟恐不及，所以，將前幾天一個實務的個人經驗，跟各位分享，這兩個原則，使我當了十年生活輔導組組長從來沒有被打過，原因是我很怕死。

那天走過廁所，二十幾個男生好像又要打架，其中還有同學拿著機車的大鎖，我感到奇怪，他拿大鎖幹什麼，原因是拿大鎖打架比較不會違反砲刀械管制條例，而且效果又很好，你們說學生喜歡拿西瓜刀砍，因西瓜刀也沒有列在槍砲刀械管制條例裡，但是開山刀有；學生都很聰明，我一進去就看到他們，把打架的傢伙都準備好了。我一進去就說：「哇！這麼多人，是不是在開生日宴會。」學生沒有一個要理我，這個效果並不是很好；我又說：「我跟你們講話，你們都沒有人要理我，我好害怕。」我把想像觀眾發揮到極點，當我看到他拿大鎖的時候；我說：「對，你花了多少錢買的。」（一付很笨的樣子），他們還是不理我，我就說：「一個很害怕的老師，只想了解這個事實；如果我可以幫助，那我們還是可以生日快樂；如果你們讓我幫忙，我就很高興；但是如果你們不讓我幫忙、不讓我了解，我很害怕，我要趕快離開現場，可是我是一個有良心的

老師，我絕立刻報告訓導處，或者趕快去報警，因為味道確是很不對。」那個拿大鎖的，終於講了一句話：「好啦！沒，看你要按怎。」我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我仍然是很擔心；我仍然是很憂心。我也很怕他們打起來，其中如果有我自己教過孩子，或是他們的父母來，你會看到他們哭得很傷心。

但是今天青少年問題，若說是家庭教育的問題，家庭教育會說社會風氣不好，到最後一定會怪到學校—老師不盡責，每個人傳球傳完了，等報紙不報了，我們彼此休息，等開始又出問題，我們彼此又傳球，再請江教授出來，再講一次演講，所以我提出的看法是：我最近一直在跟我的好朋友建議，我也跟局裡的長官反應，也許我們這些老師；應該要像細胞一樣，組成一個叫細胞小組，以後我們應該彼此去互相照顧，彼此應該互相討論；彼此應該互相支援，我不要去管家庭教育是否成功？因為事實上我已經干涉不到。即使學校有設立所謂學校社工員，他可以去做家庭訪問；那也是好幾年以後的事，因為現在老人年金要發，但是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成立一個細胞小組，你就會發覺，當你遇到困難時，你不會馬上把問題推給學生的家庭，你馬上會把這個問題，和老師們彼此討論，遠比學校要不要上兩性課程、要不要排所謂家庭教育、親子教育來得有效，現在我們老師幾乎在孤軍奮戰，特別對青少年問題，所以你班上帶得好，算你幸運，因為你班上可能沒有這樣的偏差學生，或者是你的方法，剛好這個學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另外一班剛好出現四個問題學生，那個老師是天天痛苦去上學，然後痛苦放學，只要他們到暑假的時候，他們就會說，終於可以休息兩個月，問題又有一個聲音告訴你—暑假是學生最容易犯錯的時候，趕快去家庭訪問，一想到要家訪：好恐怖。盼望我們用這樣的看法(組成細胞小組)，因為我們發覺老師們只要一從師範院校畢業回到學以後，我們在校園裡面，我們孤軍奮戰，面對一個愈來愈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可是我們不知道跟誰求助，老師今天彼此不會互相鼓勵，甚至會說你好可憐，想完就算了，所以另外那個其實很可憐的人，只好天天被可憐，原諒我們竟然是軟弱。

我常常會說：「律師的職業會被看重，可是現在律師是以律師聯合營業為主，連律師都要走團隊(Team)的工作；醫師也不例外，他們六年換一次證照，這六年之內，他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學新的東西，就跟各位一樣。」我們今天來這邊，來聽江老師的指導，可是只有這些拿回去校園仍然用不上，你不能把一個青少年找來說：「你有個人神話我知道。」他不甩你；你說你常常有想像觀眾，所以你很注意你的外表儀容，他也不甩你。因為這樣他不進去，他的特質就是現在聽不進去，可是如果有一群老師都是這樣，因此當我們在情緒失控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可以支持我們；就是老師的同事，我們可以拉回來，面對一個個案時，我們有四個老師可討論，而不一定要把江教授請過去，否則的話，以現在的青少年問題，他會最忙，那這樣的話，也許每一個校園都可以成立一個細胞小組，慢慢可以擴散，變成當學生看到老師的時候，知道老師是一群，也許他也把你當成想像觀眾，即使他會挑戰權威，但我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他也會服從權威，只要你是真的夠權威，所以這種東西是一種互相、好像機轉的，有他的壞處，也有他的正面效果。如果能夠抓出那個正面效果，青少年會把你當做最好的朋友。

我想這是我聽了江老師的這個課程，其實我聽了兩次；每次的感觸都不同，每次我回去面對我陽明國中的孩子，從他們身上印證了這兩個東西，我真的深以為憾事，為什麼老師知道，可是又常常去碰，為什麼一個老師罵了學生之後，才又怪學生不尊重我，

可是他知道那個學生眼中不是對他不敬；一個老師也曾經跟我說：「一個學生對他的確是不禮貌，一上課腳就蹺起來。」我說好(那時候我當輔導組長)，我就把家長請過來，家長一到輔導室，腳也是蹺起來，還講了一句話：「幹××，阮子是又按怎？」他坐的姿勢跟講話的態度跟他兒子沒有什麼兩樣；我可以證明一件事，這個孩子他對任何人，通通都是如此，他不是針對你而言。那個老師笑一笑，我就放心了；其實也不用請來，我們本來就可以放心了，他的姿勢本來就是他的特色之一，但是要不要改？要！可是不要因為那個姿勢先過去罵他，再來調整，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我想這兩個架構，可以提醒我們，孩子需要幫助，但第一個不是引起衝突，孩子需要幫助，但是要先了解，而了解之後，是先包容，也就是所謂的原諒。這樣的話，加上我們是一個有組織、有彼此幫忙的一個團隊，我們可以做得可長可久，小學老師願意參加這樣的課程，對我們國中老師來講，其實是很大的激勵；因為國中生的問題，我們現在會推，是因為小學沒有教好的緣故；你們下次就可以推，是因為幼稚園沒有辦好；幼稚園可以說，是家庭教育、父母的基因有問題。我們都來推嘛！也許推到最後，我們國家統一就沒有問題，你會說，太離譜了。可是就有人這樣子談。盼望站在我們的本位，家庭的確應該負責；社會要負責；可是我最近悟出一個叫0.1的哲學。用100除以3加家庭、學校和社會，每個人除以3之後，會變成有3的無限循環，剩下0.1永遠沒有用；後來我悟出來，如果是老師，我就接納0.1；我回到家，看到我的孩子，我就當家長接納0.1；我如果是社會一個有力的人士，我就從社會的角度，我去接納0.1，如果每個人都接受0.1，那就會出現100.2，那麼青少年問題就會解決了，因為旁邊有兩個人的支持。

We have two ears and only one tongue in order that we may haer more and speak less.

——Diogense

我們有兩隻耳朵，只有一個舌頭，
為的是我們能聽的多和說的少。

——戴奧真尼斯(希臘哲學家，
412; B. C. — 323 B. C)